

無錫黃以仁譯

東洋
盧騷
中江篤介傳

上海明權社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68919

無錫黃以仁譯

東洋
盧騷
中江篤馬介傳

上海明權社發行

盧騷 海內 中江篤介傳

幸德傳次郎著

無錫黃以仁譯

第一章 緒論

「寂寞北邙吞淚回。斜陽落木有餘哀。音容明日尋何處。半是成烟半是灰。」憶去年送我兆民先生之遺骸於城北落合村也。時值初冬。一望曠野。風勁草枯。滿目慘悽。萬感湛胃。徘徊不能去者久之。日之夕矣。衆皆言旋。予不得已。亦悄然信車而還。是詩係當日車上占者。嗚呼。韶光如流。不可停頓。匆匆於此。殆五閱月。落木蕭蕭。之變而為綠陰。杜鵑之天矣。今復有幾人記憶兆民先生者乎。

第一章 緒論



357454

予年十八。執贄先生之門。迄於今茲。殆十餘年。其教養撫育之恩。銘心肝。未獲報於萬一。忽遭死別之悲。遺憾何限。居恒觸事接物。每至憶先生之生前。其容其音。髣髴於夢寢之間。今猶如昨。則其感人之深。可想見矣。

况夫持高才抱利器而不能有所遇。半世困於轆軻伶俜之裡。將壓代之經綸。與其五尺軀。空委於灰塵而不悔者。伊誰之咎耶。嗚呼。空問缺。隔斷彌補之。無人永劫濁流。復澄清之。無日磊磊丈夫。犖犖賢者。能無牽千古之恨而同聲一歎。孔子曰。一從于彼曠野。我道非耶。是言也。實含萬斛之血淚。凝而出焉者。余豈特爲師弟之誼泣哉。

先生亡數日矣。一夕獨對其病中之小照。坐者數時。不覺泣數行下。

既而思之。徒爲涕泣。不過兒女之常態耳。先生誨我以文章。導我以意氣。豈惟是乎。即援秃筆而終宵不寢。所述何物乎。似傳記而非傳記。似詳論而非詳論。似弔辭而非弔辭。惟述余疇昔所見之先生。與今日所見之先生而已。述余無限之悲。與無窮之恨而已。述之。豈曰能盡乎。聊以此當兒女之泣。表追慕之情已耳。

第二章 少壯時代

中江兆民先生。以弘化四年生於高知城下新町。幼名竹馬。長改爲介。兆民其號。別有青陵秋水。南海仙漁。木強生等號。考曰卓介。妣曰柳子。有一弟。名虎馬。不幸短命。先先生而逝矣。

先生年十三。卓介君卒。家甚貧。而母堂貞烈。有膽氣。常以紡織自給。其訓誨二兒。極爲嚴明。人皆賢之。後數年。余亦在先生之家。親受母堂之薰陶。知其爲人。真不愧爲先生之母也。

先生幼穎悟。夙通經史。善詩文。而其性極溫順謹厚。是可異也。母堂屢屢語余等曰。「篤介少時。溫順謹厚如女子。深好讀書爲鄉覺所賞贊。而今也。飲酒放縱。無所不至。性情之變化。一至於此。此余不堪痛心者也。君等年少。慎勿效彼。」雖然。先生事母堂至孝。修身不渝。一事之命。莫敢或違。此又余身親見之者也。

先生年十七八。而志於洋學。從萩原三圭先生。細川潤次郎先生。讀和蘭書。十九歲（慶應元年）爲高知藩留學生。游長崎。從平井義十

郎先生始脩佛蘭西學

當時長崎之地猶爲西歐文明之中心。微持留學生徒于于而來。故坂本龍馬君所組織之海軍隊。其根據地亦在於斯。土佐藩士之往來極爲繁盛。先生曾述坂本之狀曰：「豪傑自使人生崇拜之念。余當時雖爲堅強不屈之一少年。然確信彼爲豪傑之士。屢應其命而爲屑瑣之事。」

奇哉。當時崇拜坂本龍馬君之一少年。他年實欲爲第二之坂本龍馬者。坂本君爲薩長二藩之連鎖以促進幕府顛覆之氣運。打自由改進兩黨爲一丸以勦滅藩閥。是皆先生平生所欲爲之事業也。而坂本君成功先生失敗成敗之所懸天耶抑人耶。

居二年。先生學大進。即有去而遊江戶。即今之東京之志。當時自長崎往

來於江戶之外國船。實需二十五兩之船金。乃向同藩之先輩岩崎

彌太郎言志。岩崎君依違不許曰。「少待」。及爲先生所迫。乃斷然排

之曰。「二十五兩巨額也。豈得爲一書生而擲之乎」。先生亦怫然曰

「如此決不再請。雖然。僕之一身。果不值二十五兩乎。否乎。請觀他

日之如何」。拂袂而去。蓋當時土佐藩留學生。在岩崎君監督之下

也。

於時適逢故後藤象二郎君以藩命來。購置汽船。先生即往謁之。賦

一絕以獻。其前二句。今已遺忘。後二句曰。「此身合稱諸生否。終歲

不登花月樓」。後藤君笑而出。二十五兩與之。先生大喜。直搭外國

船而赴江戶。意氣奮揚可想也。此詩係先生自書者。伊藤大八今藏之。

故村上英俊先生者。在日本稱佛蘭西學之泰斗。當時設塾於深川眞田邸內。先生往從之。雖然先生學術既高出儕輩。目中無人。負氣放縱。不可羈縛。屢々流連於深川之花樓。遂爲村上先生所拒絕。然聞村上先生之晚年落魄也。先生思舊時之師恩。慰問不忘云。

先生去村上塾。即赴橫濱。從教堂之僧侶學焉。神戶大坂開港時。又隨佛國領事赴大坂。未幾有伏水之役。王政一新。箕作麟祥先生之江戶。於裏神保町。建設私塾。故先生又來江戶。爲箕作先生之門弟。其在箕作塾也。一時爲大學南校之助教。明治二年。福地源一郎先

生於湯島設日新社先生爲其塾頭

先生常有言曰「日新社之設也諸生來學者不一而足然未及一年福地先生屢遊於吉原不歸故英學之生徒漸散所存者唯予所率之佛學指佛蘭西學生徒而已彼終非教育家也」然先生此時亦在近傍之稽古所學杵屋之三絃

先生抱外遊之志久矣一日謁故大久保利通公將有所請聞人見先生蓬頭垢衣之寒素拒而不納先生出百計以圖之既見公乃縱論留學海外限於官立學校生徒之非自表其學術之優等在本國無可從之師可讀之書且曰「同是國民同是爲國家何問出身之官與私」公莞爾而笑曰「足下士佐人也何不乞之於士佐出身

諸先輩。先生曰：「同鄉之夤緣情實，余之所不屑也。是余所以特來求閣下也。」公曰：「善。近日當諧後藤板垣諸君決可。」後藤板垣、二君大爲之斡旋。未幾，司法省出學費，令留學於佛蘭西。時明治四十年。先生年二十五。

先生留學佛國時之事，未暇親叩其詳細。是予之遺憾也。然予聞之。先生初入小學校，見兒童之喧騷不堪，即去而之里昂。就某狀師學焉。予又聞之。先生不拘於司法省之遣派，專研鑽哲學、史學、文學，并佛譯、孟子、文章軌範、外史諸書，涉獵史籍甚爲賅博。而其歸朝也。由當時我政府有召還一切留學生之議，先生亦在其中。而佛國之教師惜先生之才，給資止之。先生意頗動，然思母堂倚門相望，他年。

恐。有。風。樹。之。歎。不。忍。久。居。異。國。竟。就。歸。途。余。之。所。知。如。是。而。已。
雖。然。當。時。之。佛。國。新。承。拿。破。崙。三。世。敗。屐。之。餘。內。而。朝。野。之。黨。爭。鼎。
沸。外。而。保。守。專。制。之。反。動。澎。湃。而。彼。爹。亞。岳。謨。倍。太。諸。英。雄。毅。然。以。
中。流。砥。柱。自。任。揮。一。代。之。智。勇。辯。力。鼓。吹。民。主。共。和。之。大。義。其。激。鬥。
之。狀。軋。轢。之。情。皆。先。生。之。所。耳。聞。目。覩。者。烏。得。不。血。湧。肉。躍。而。深。有。
所。感。乎。

先。生。歸。朝。時。年。二。十。八。(明。治。七。年)歸。爲。元。老。院。書。記。官。與。大。井。憲。
太。郎。嶋。田。三。郎。司。馬。盈。之。諸。君。朝。夕。相。共。未。幾。而。與。元。老。院。幹。事。
陸。奧。宗。光。君。不。合。而。去。爲。外。國。語。學。校。長。未。幾。又。罷。去。先。是。先。生。自。
設。法。學。塾。於。番。町。講。授。政。治。法。律。歷。史。哲。學。之。書。四。方。子。弟。來。學。

者前後凡二千餘人。

雖然先生究非甘爲摘句尋章之儒生者少時研求漢學既驅其勃々野心於治國平天下之業壯歲研究洋學復煽其炎々熱血於自由平等之義值薩長藩閥逞其專制壓抑之暴威時先生實不得不爲一革命之鼓吹者。

第三章 革命之鼓吹者

嗚呼巴黎平民一揭竿起歐洲列國之王侯將相莫不震惶驚恐無所措其手足者何也民權至理也自由平等大義也持此至理大義以往無所不摧無所不破孟子所謂仁者無敵是也可憐東洋小帝國曾未現此至理之光華浴此大義之甘雨齟齬然迷於專制之頑

夢不少驚覺蠢蠢然囿於蠻野之域中不自解脫白居易之詩曰
「鯨吞蛟鬪波成血澗底小魚樂不知一當明治初年呼吸泰西之新
空氣歸者焉得無此感乎」

先生之在法國也深崇奉民主共和主義惡階級如蛇蝎疾貴族如
仇讎誓必芟除之以保持斯民之權利且曰「民權者非他人所得
賜與惟在吾民奮往前進自恢復之己耳彼由於君主貴族之賜與
者不久有剝奪之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足疑者古今東西烏有
不一濺鮮血而能確保真正之民權者乎吾人當各揮一己之能力
顛覆專制政府建設正義自由之制度」
由是而先生不得不爲革命思想之鼓吹者刊行政理叢談翻譯盧

騷民約論天賦人權之說既洋溢三島矣而其佛學塾者又爲民權論之源泉爲一種政治的俱樂部爲偵吏物色之燒點泊乎西園寺侯之東洋自由新聞起自由黨起坂垣退助之自由新聞起先生皆爲之熾唱自由平等之說而培植專擅制度

先生微持爲革命思想之鼓吹者更欲爲革命之實行者或漫遊九州之地結交志士或設東洋學館欲大有爲於支那栖皇皇運動不怠而屢屢困頓屢屢蹉跌滿腔之不平竟無所遺遂至嗜酒罵世放恣無忌

先生所著三醉人經綸問答中有一節蓋夫子自描而逼其真者其言曰

南○海○先○生○酷○嗜○酒○又○好○論○政○術○而○其○飲○酒○也○僅○醕○一○二○小○瓶○醺○然○而○醉○意○氣○飄○搖○如○游○太○虛○目○怡○耳○娛○絕○不○知○世○界○中○有○憂○苦○者○更○飲○二○三○瓶○心○神○頓○激○昂○思○想○頻○空○湧○身○在○一○室○之○中○眼○觀○世○界○以○外○瞬○息○之○間○溯○千○歲○之○前○跨○千○歲○之○後○指○示○世○界○之○航○路○講○授○社○會○之○方○針○自○言○曰○「○余○人○類○入○世○之○指○南○針○也○世○之○暗○於○政○理○者○妄○執○羅○針○盤○導○其○船○或○觸○於○礁○或○膠○於○沙○自○誤○誤○人○自○禍○禍○人○可○憫○亦○可○憐○也○」○雖○然○先○生○身○居○於○今○之○世○界○心○常○登○于○藐○姑○射○之○山○遊○于○無○何○有○之○鄉○其○所○說○之○地○誌○所○述○之○歷○史○與○今○之○地○誌○歷○史○僅○同○其○名○稱○至○其○事○實○往○往○有○齟○齬○者○但○其○地○誌○亦○有○氣○候○寒○冷○之○邦○有○溫○煖○之○邦○有○强○大○之○國○有○弱○小○之○國○有○文○明○之○俗○有○野○蠻○

之俗其歷史亦有治有亂有盛有衰極切合於斯世之地誌歷史者亦間有之更飲二三瓶則耳熱目炫腕動趾揚發越非騰不能自己其末也昏倒而不知前後既而睡眠二三時酒醒夢回舉凡醉時所言所行一掃而不留痕迹所謂夢幻泡影者非此類耶

先生之醉態實如此世人見之莫不以爲一大醉漢

雖然於一端觀之固爲一大醉漢而於彼端觀之則常爲革命之鼓吹者爲革命之實行者惟其當時所規劃之陰謀秘策不能知其詳道其全頗爲遺憾然先生或遊說於某有力者或獻策於某先輩乃皆不用抱鬱鬱之利器以終是則余之所深知而亦余之所得明言也。

先生平素有如何革命家之資格乎。請觀左記之一事。先生自佛國歸。未幾袖其所著策論一篇。欲依故勝海舟翁進謁島津久光公。勝翁乃使海江田信義君獻其所著於公。後數日公召先生拜曰。嚮日所獻之鄙著。賜清覽否。公曰。曾閱一過。先生曰。鄙見如得蒙採擇。幸甚幸甚。公曰。足下之論甚是。但實行之難耳。先生乃進曰。何難之有。公宜召西鄉上京使奪近衛之軍。直圍太政官。一舉而事可成也。今也陸軍中思亂者多。西鄉來響應之者必衆。公曰。予雖召隆盛。不應命。奈何。先生曰。遣勝安房說之。西鄉必諾。公沈思久之曰。更當熟慮。先生乃辭歸。先生之好過激之策。概如此。故他年人皆忌憚先生。

先生自少壯時。即獲知勝海舟翁。深推服其人物。常語余曰。『勝先生。當代之英雄也。』後年因大隈君條約改正之事。而物議沸騰也。後藤象次郎竊以爲勝伯獲宮中之信任甚厚。時或有御諮詢之事。乃遣先生往說之。勝翁一見先生之面。即大笑曰。『又以條約之事。來難老夫矣。』先生深服其高見。

先生又依海洲翁之談。而想望西鄉南洲之風采。欽仰不措。深以不與同時爲恨。

先生嘗吟曰。『圯上受書知既久。澤中誰是斬蛇人。』蓋先生每竊以子房自況。曰。『諸葛亮。天下古今第一流人物。非我所能企及。若夫張良。我猶能及之。但恨無漢高其人耳。假令西鄉南洲。而在。我之志。

或○可○伸○我○之○願○或○可○償○而○今○也○則○亡○一○語○至○此○每○苦○不○勝○其○感○慨○者○
鳴○呼○士○之○不○遇○千○古○同○慨○彼○無○大○澤○斬○蛇○之○英○雄○遂○使○自○由○黨○解○體○
自○由○新○聞○廢○刊○佛○學○塾○亦○漸○次○潰○散○明○治○之○張○良○空○窮○居○陋○巷○而○與○
三○數○滄○海○公○共○飲○酒○消○日○而○已○

雖○然○先○生○多○年○撒○布○之○革○命○種○子○不○發○萌○芽○決○不○已○也○自○明○治○十○四○
年○自○由○黨○創○立○前○後○民○權○自○由○之○思○想○正○如○燎○原○之○火○浸○昌○浸○熾○不○
可○遏○抑○政○府○恐○懼○百○方○鎮○壓○而○朝○野○之○紛○亂○軋○轢○益○甚○至○明○治○十○五○
年○遂○有○河○野○廣○中○等○之○福○島○事○件○赤○井○景○韶○等○之○高○田○事○件○十○七○年○
又○有○富○松○正○安○等○之○加○波○山○事○件○村○松○愛○藏○等○之○名○古○屋○事○件○迄○十○
八○年○十○月○竟○至○有○大○井○憲○太○郎○等○之○大○坂○事○件○他○如○飯○田○事○件○靜○岡○

事件高崎事件莫不發揚踔厲如響斯應則可知運于先生手中之
三寸管爲力大而收效宏矣

於時三島風潮漸衝漸激明治二十年際井上馨條約改正之失敗
全國志士托名三大事件之建白抱鐵砲而集于輦轂下者數百人
政府狼狽急發布保安條例捕疑似者放於東京三里約中國以外
而先生亦爲逐客即奉母堂之命踰函山之險而西時爲十二月二
十五日朔風凜冽之夕先生年四十一

翌明治二十一年先生與栗原亮一、寺田寬、故宮崎富要諸君發
行東雲新聞於大阪自爲主筆當時東京之政客壯士被政府放逐
者盡集於大坂政治上之言論集會出版皆在此地關西日報之

末廣重恭、森本駿、大坂每日之柴四郎、竹内正志、大坂公論之織田純一、西村時彥、經世評論之池邊吉太郎諸君莫不競爲侃々之論。攻擊政府言論自由一時達其極點。而先生神韻之文如天馬行空。聲名藉甚於關西。予之入先生之門實在此時。

先生當時猶甚貧困。其自新聞社所得月僅五十餘金耳。而其寓會根崎僅有四室。先生夫妻與令愛下婢四人及予等書生多或四五人。少亦二三人。常羣居玄關。加之日夜訪客滿堂。政客來商人來壯士來書生來飲者論者求文者乞錢者擾々不絕。母堂不堪其煩。遂攜令弟虎馬君之遺孤別居於近隣。

此時也。先生之意氣文章正有旭日冲天之勢。日揮椽大之筆痛論。

時事日酣醉淋漓極卓落豪放之態其長髮鬢々頭戴眞紅之土耳其帽身穿東雲新聞之印半纏而自由出入實在此時創壯士演劇而爲其顧問亦在此時然隙駒匆匆早及憲法發布之日
明治二十二年春憲法之發布也全國人民歡呼如騰先生歎曰
「賜與之憲法果如何之物乎玉耶抑瓦耶未見其實先醉其名我國民之愚且狂何若是乎」及憲法之全文到時先生通閱一遍唯有苦笑而已

先生又於其所著三醉人經綸問答中諷之曰「世之所謂民權者自有二種英法之民權恢復之民權也自下而進取之者也日本之民權恩賜之民權也自上而惠與之者也惟恢復之民權自下進取

故其分量之多寡可隨吾民之意以定之。惟恩賜之民權自上惠與故其分量之多寡非吾民所得而定。由是以觀則可知先生之志決不以恩賜之民權爲滿足。况無分量之極寡少者乎。乃復慨然曰：「咄咄！朝三暮四之計愚黔首之甚者也。我黨宜同心同力變恩賜之民權而成進取之民權。」

嚮拘于保安條例而受退去之令者當憲法發布時悉皆解除政治運動之中心。又移於東京。時後藤象二郎唱道大同團結橫行政界大有疾風拂枯葉之概。而其日刊雜誌「政論」也聘先生爲主筆。先生乃挈眷還東京。予亦從之。

未幾後藤君賣其友入閣。大同團結解体。在野政黨有四分五裂之

狀先生乃與同志再興自由黨爲自由新聞、立憲自由新聞等之主筆專圖民黨之糾合縱橫之策最力及乎議會開設先生乃被大阪人民選舉爲議員

嗚呼、議會開已十年其間議員候補者不知幾萬人而不費一厘一錢之金無一舉手一投足之運動強被選舉民推爲議員如先生者誠空前絕後之事也非德高而能如是乎

第四章 議員與實業家

憲法布議會設人慶得參政權世賀入新天地雖然此憲法也在先生眼中果何物乎此議會也在先生眼中果何物乎

先生者主義之人也理想之人也此主義果得行乎此理想果得現

乎民權果得恢復乎自由平等果得確保乎思至此得無有烈風之日身穿葛衣之輕頭戴鐵帽之重之感乎乃作而言曰「議會劈頭之第一事業不可不變恩賜之民權而爲進取之民權尤不可不顛覆專制政府」

試觀吾人之於憲法有何關乎議會有何權能乎內閣對於議會有何責任乎上院與下院非有同一之權能乎內閣非恒超然於政黨以外乎豫算協贊之權非被上院奪其半乎如此則我議會者微特不足爲伸長民權之具他日徒爲政府之奴隸而已矣內閣之爪牙而已矣墮落腐敗之標本而已矣吾人誠不可不請求改正憲法試更思之吾人忝爲人民之代表者在如此憲法之下非無論何事

不能議乎。非不能增進國家之利益與民人之幸福乎。衆議院議員宜於開會劈頭具此意而有所奏請。是實於第一議會前先生之大抱負也是實。先生十年磨劍所計圖所規畫之良策而欲行之於平和之中者也。先生終不能不爲革命之鼓吹者。

先生又以此議切告在野政友曰：「若今不決他日必有噬臍之悔。余以爲宜乘其基礎未固而擊破之。此膝一屈不可再伸。勿失時機。」然當日無一人聽信先生之言者。皆曰：「兆民矯激驚俗。何若是之甚乎。」且有以不忠不臣排先生者。先生見事不可爲。退而浩歎者久之。

然先生猶不絕意於政界。日夕包握飯於竹皮。出入議院及預算八

百○萬○圓○削○滅○之○內○問○題○起○在○野○黨○與○政○府○相○衝○突○先○生○以○爲○殫○藩○閥○在○此○一○舉○熱○心○往○來○於○各○派○之○間○力○爲○周○旋○當○時○民○黨○吏○黨○之○新○語○而○先○生○所○創○作○而○刊○於○立○憲○自○由○新○聞○紙○上○者○也○

回○顧○民○吏○兩○黨○之○駢○轡○而○旗○鼓○堂○々○相○待○不○下○也○無○異○東○西○兩○軍○戰○於○關○原○誠○爲○一○代○之○壯○觀○而○民○黨○之○猪○突○驀○進○直○將○肉○薄○藩○閥○之○壘○忽○然○現○出○金○吾○秀○秋○即○民○黨○中○所○謂○土○佐○派○者○通○欸○於○敵○而○成○六○百○萬○削○滅○之○交○讓○九○仞○之○功○虧○於○一○簣○由○是○民○黨○潰○散○藩○閥○政○府○謳○歌○萬○歲○

先○生○此○時○髮○爲○之○指○眦○爲○之○裂○乃○草○無○血○虫○一○文○揭○之○於○立○憲○自○由○新○聞○大○罵○倒○反○覆○者○次○上○辭○職○表○於○議○長○中○島○信○行○君○議○長○懇○勸○其○

在任留京之選舉人亦驚馳其門諫之先生頑而不听
先生罷議員後與新井章吾等創辦經綸雜誌次發行民權新聞一
面攻擊政府及吏黨一面主張自由改進兩派之聯合以致全力於
勦滅藩閥之事且曰「昔之維新革命由有薩長兩藩之聯合始得
成之今之自由改進兩派猶當年之兩藩也欲成第二維新之業者
兩派誠不可不聯合也

自由改進兩黨其主義政見雖不甚歧異然因歷史與感情之不同
反目揆離無異犬猿自第一議會以來兩者之間駸駸有融和之傾
先生即乘此機百方畫策竟得使板垣大隈兩傑會見於一堂
多年爲吳越之兩傑一朝相會溫其舊交誓攜手努力政治之改革

天下人心爲之一新政府恐懼遂罷大隈樞密顧問之官及民黨大懇親會開民黨意氣大爲奮揚皆曰「天下之事唾手可成」是實明治二十四年第二議會開會前事也而其結果也即爲第二議會之解散所謂二十五年之選舉干涉是也

此聯合也爲先生政治運動最初之成功又不能不爲最後之成功何也先生未幾投身於貨殖之業故也

蓋先生自佛學塾解散之後只衣食於新聞雜誌每月所得不過五十金百金多至二百金而止而其所載筆皆政黨之機關故其資金甚乏且拙於利殖朝起夕廢自由新聞也立憲自由新聞也民權新聞也京都活眼新聞也東雲新聞也經綸雜誌也比比皆然家益貧

債益多。二十五年小樽之創北門新報也。欲聘先生主筆。先生因至北海道。居少時。遂退政界與文壇。賃屋於札幌。開紙店。次揭北海道山林組之商標。而汲汲於貨殖。

先生當時語余曰。今之立於政海而與鐵面厚顏之藩閥。雖爛其筆舌。其功果終難驟覩。况今之政黨員。莫不貧困充其極。不至於餓死與自殺不止。其非然者。亦惟有枉節屈身爲權家富豪所頤使而已矣。夫人非盡夷齊。決難以爲節義。餓死之事。期之彼某某。豈不知節義之爲何物乎。而暮夜叩權門。流臭名者。其情實可憐也。方今之世。無阿堵物。能得爲何事乎。

文學亦然。日夕奔走爲衣食計者。豈能爲不朽之文學乎。泰西文人。

有名於世界者每僅出一二冊傑作忽有數萬部需用而爲畢生糊口之資由是以作悠悠任世之文則綽有餘裕矣

若夫著作等身流文名於後禩者其人大抵有恒產支那之文人詩家唯杜甫真箇困窮如彼之七歌殊足令人酸鼻此外作家皆非甚貧乏者不觀夫愬窮之韓愈非猶蓄妾有餘裕乎云饑之陶潛非歸來有僮僕候門旣歸有田園耕耘乎彼等作詩文俱非爲驅金錢支衣食之故故能出雄篇大作饋餉天下後世若我小島國民亟亟立日暮之生計猶虞不足此外烏能爲何事乎

丈夫生而取天下之權以行其志眞快心之事不然退而飲水著書而已而今也兩難嗚呼黃白哉

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八年之間。先生自北海道至東京。自東京至大阪。往復頻頻。而家益貧。衣食典盡。藏書賣盡。晏如也。曾大笑曰。大饑饉哉。朝暮唯豆腐之滓與野菜耳。何其憊耶。汝等姑待。余今日近於陶朱公。余得十餘萬金。又當創立新聞。以橫行於政界。以汝遊歐美而爲大著作。一而先生一取牙籌也。廢酒慎行。殆如別人。後至於死。曾未飲一杯。夫亦可敬也已。

猶記二十六年之夏。先生自關西還于京都停車場。見一人由多數從者扶病上車。近觀之。則故陸奧宗光君也。先生曰。非陸奧君乎。陸奧君曰。中江君乎。先生憮然曰。第一議會以後不見閣下。僅三年。何其衰也。容貌殆非現世之人。故余始見時。而以爲非閣下也。

陸奧君曰「足下反之極肥滿」若深羨其健康者。先生其故去死期不遠。不勝同情之悲誠摯懇爲慰藉之談者。少時陸奧君聞先生禁酒之事。賞贊不已。歎己病之漸重。而論攝養之不可忽。夫孰知弔陸奧君之先生。不十年而爲他人所弔之人乎。嗚呼。

當時先生轉語曰「閣下以爲光妙寺如何。乞速有所圖」。蓋以故光妙寺三郎君晚年頗落魄故也。陸奧君曰「彼甚爲政府所忌。故事

頗難。雖然早晚必當有所處置」。先生曰「彼不能如余爲赤切符瀛車

票瀛船生活乞速圖之」。陸奧君曰「足下爲赤切符生活乎」。先生

即出下等切符示之曰「如此」。兩人相見大笑。陸奧君從者亦皆微笑。諦視先生先生之爲赤切符生活也。非銜奇也。實爲貧故也。

先生貨殖事業。惟中日戰爭後。會社勃興之時。少有贏利。餘皆無損。即偶有事業之成立者。其收益每不在先生之手。一年有半。中有言曰。『贏利則他人取之。損失則余任之。』信哉。

後年黑岩淚香君

君翻譯名家與森田思軒齊名

於萬朝報紙上評一年有半也。先生

讀之。作書示余。畧曰。『黑岩氏批評推獎之處。雖不敢當然能觀破。小生爲有操守之理想家者。茫茫天壤。唯淚香一人。僕不勝愉快。夫僕之於東洋策。有理想經濟策。有理想營利業。有理想乃至起居飲食。養至瑣極屑之事。莫不有理想存焉。人或語余。自慢余之所自慢者。亦唯理想之一點而已。』先生之理想如是。然先生亦遂以不能棄其理想而敗矣。爲政治家。然爲文士。然爲實業家。

先生又爲言曰。一職業。不論貴賤。一切平等。既爲商人。奈詐爲與盜。賊外。無不可爲。彼議員政治家。是公務也。非營利之業也。而彼等。用其職。以擱金錢。是直詐僞盜賊爾矣。余雖饑死。決不爲也。先生語商人。除詐僞盜賊外。無不可爲。猶云。商人不得爲詐僞與盜賊也。雖然。今之商人中。有不爲詐僞與盜賊者乎。今之經濟社會。有不爲詐僞盜賊而得成功者乎。以正實之商人而入投機社會。是猶以馴羊投豺狼之群也。宜也。先生之連戰連北。

先生屈身爲實業家。茹辛含苦。戰爭十年。所贏者。惟失敗二字而已。宿昔青雲之志。空蹉跎蹉跎。而鬢髮忽驚斑斑。之霜。登高舉尊。眺望前途。覺日暮途遠。慨然有自認倒行逆施之意。

方此之時。民間政黨全無。當年之氣節。一任藩閥驅使。而汲汲求官。職利祿腐敗。墮落日甚。一日第十議會。松隈內閣至行買收政策。醜陋亦云極矣。泊伊藤內閣立也。自由黨又有托其提携。而甘爲奴隸之狀。先生憤慨不能措。欲再起而任廓清政界之事。乃率數名同志。組織國民黨。發行雜誌百零一。以論在野黨聯合之急。唱藩閥之當討滅。而以乏金錢之故。不能爲自由運動。不數月而潰散。時爲明治三十一年。

自是以來。先生貧益甚。三十三年秋。應每夕新聞之乞。而爲主筆也。亦僅支米鹽。次國民同盟會。成先生進投之奔走。頗勤。先生之入國民同盟會也。其志實在打破伊藤博文所率之政友會。

而成政界之一大革新。余當時曾問之曰：「國民同盟會蓋以討伐露國爲目的者，所謂帝國主義者之團體也。先生與之得毋戾乎？」由平等之大義乎？」先生笑曰：「與露國戰勝則雄張於大陸以支持東洋之平和，敗則醒國民之迷夢，得乘此機以勦滅藩閥，革新內政，不亦可乎？」後予屢言同會之不足有爲，先生不聽。蓋先生久矣，不堪髀肉之生，直情一往，不遑論成敗故也。

越數月，先生又爲營利之事，赴大坂，得病卒不起。

第五章 文士

先生一揮椽大之筆，叱咤風雲，吐納正氣，殆有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之概。文士界之先生，誠明治當代之第一人矣。夫先

生之才。天才也。其文神品也。斷非庸衆之力所能。希然非養之有素。培之已深者。又烏能如是乎。

先生幼讀經史。善詩文。前既言之。後於讀佛蘭西書時。常以餘暇兼修漢學不休。所作漢詩。殆數百首。其在箕作先生塾也。爲討查哲學譯語之故。研究佛典。而恐身體之失其健康。一旦突然訪石黑忠憲翁。乞診。翁見其蓬頭垢衣之狀。聞其來意。深感之。大有所獎勵。先生喜而贈麥酒三壘。代診察料。後不數年。中江篤介之名大揚。翁拍手曰。「有是哉。」去年先生自堺市還。翁問其病狀。談及三十年前之事。兩人相對哄笑。當時傳爲一佳話。然以此一事。亦是知先生當手殫精文字之狀況矣。

先生文章之大進步在何時乎則自歐洲歸後學於故岡松甕谷先生之門時也先生一日散步街頭於古書店見一和漢對譯之書譯文縱橫自在絕無硬澁之處先生深喜之歎曰「有老手如此之人乎」檢著此之名則岡松先生也乃以在佛學塾教育子弟之餘暇執贄於岡松先生之門學者數年

岡松先生題於譯常山記談曰「自余入都有諸生請受業者必先授以記實法從文簡先生遺教也中江子見之喜曰循子之法雖東西言語不同未有不可寫以漢文者也遂與二三子謀取常山記談相傳譯之余亦極力刪定已成彙爲十卷以便後進之士相繼及明者取則焉先生實從岡松先生之教重叙事之文者也常曰「學文

者當先學叙事。長於叙事，則無往而不可作矣。

譯常山記談十卷，彪然巨冊，實足徵先生及同門諸君刻苦勉強之迹。後先生久有公行之意，曰：「岡松先生不好活版，故欲從先師遺志，則不可不付木版。」而以需巨額之資，貧而不果，常以爲憾。去年先生死前，取其寫本於篋底，呼予曰：「是文學至寶也，今授汝。我死後，幸愛護之，見此猶見我也。」此書現予謹保管之。他日幸得公行，以酬先生之志，予之願足矣。

先生於一年有半，評岡松先生之文，曰：「其取材極宏博，上自三代秦漢，下迄明今，旁及稗官野史，方伎之書，應時任意驅使，不遺而其一筆之處，字字軒昂，且不失妥貼。」此語直可移以評夫子之文，蓋

先生學兼和漢洋諸子。百家無所不窺。任手驅使。有足令人驚歎者。先生之文。微特字字軒昂。其飄逸奇突。常放一種異采。異於尋常。是於佛典語錄之類。深有所得。故也。蓋先生平素好禪。常結交方外。博涉佛典語錄。頗有所悟。如碧巖集。爲其最所愛。讀者試一讀昔年新聞雜誌上所載先生之文字。必可知予言之不虛。

先生之運翰也。如飛無所改竄。如揭於新聞雜誌者。皆一氣呵成。曾無一回之複。誦投筆直付諸植。字工之手。雖然是決非其文之不湛實。又非不經辛苦也。唯其筆健使然耳。故雖咄嗟之作。曾不失文字之委貼。但譯書及碑銘與他之金石文字。有經數回之刪正者。如理學鈎玄一書。當時頗費推敲云。

先生於漢文深有所自任。曰：「邦人之漢文使支那人讀之不能解者甚多。能作真正漢文者岡松先生沒後有幾人乎？」嘗自取唐宋八大家文一一貼批點加評語。曰：「予之批評也優於山陽之謝選拾遺萬萬也。」此其不知今在誰氏之手。余欲訪專先生所作漢文。僅存竹井駒郎宮城浩藏植木枝盛諸君之墓碑。其他文稿皆散逸無遺。惜哉。

余始寄食於先生之大阪寓居。日見先生之洋書。賣其大半。所贖無幾。惟漢籍依然藏有數百卷。先生作文大抵在朝餐後一二時之間。晝間每消耗于運動奔走接客飲酒等事。每夜自二時頃夢醒。讀書達曉。常以爲例。

先生之好讀書如渴後年投身商界潦倒困苦賣盡藏書常若不堪寂寞者其在家也苟有印刷物觸於目即欣讀之而其作文也興不來每不下筆曰「讀書之難禁猶吸煙之難禁雖然爲金錢而作文則苦惱莫甚常以爲援筆之苦不如荷鋤之樂」

先生於古今文最推史記曰「史記之文不拘拘於格法神氣一往行其可行處止其可止處雄渾蒼勁真天下之至文也」而先生亦以之自期。

先生誨余等曰「日本之文字非漢字乎日本之文學非漢文崩乎不解用漢字之法而能作文乎真欲長於文字者不可不多讀漢文世之譯洋書者藉口無適當之熟語妄製疎率之文字相踵於紙上

非僅拙惡不足觀且使人讀之而不能解實非無適當之熟語也彼等之素養不足也不可不思。

又曰「漢文之簡潔有氣力者其妙冠絕於世界泰西之文丁寧反覆不遺毫髮而自深於漢文者觀之往往嫌其冗漫生厭以盧騷哀彌爾之妙使余譯之猶得減其紙數三分之二但東西之文各有所長如懷的爾之謔爾爾十二世文氣殆凌駕漢文尤岳之諸作亦實神妙之文也而其真趣味唯就其原文始得解之決非尋常譯述家所能抒寫余嘗讀佛譯之巴拉第斯洛斯雖深感其妙然有不慊於心者嘗以爲若就原文讀之其快當何如以故多譯學術理義之書曾未譯文學之書凡譯文學之書非具原著者以上之筆力徒戕殘

其妙趣而已」

先生又非以漢文爲滿足考。常曰：「學士著書宜求讀者於世界與區區鳴國民上下其議論能有何益乎」以是先生之在佛蘭西也。專心學作歐文。其所佛譯之孟子外史文章規範之類。皆彪然大冊。乃謂予曰：「從余學佛蘭西書之子弟蓋幾千人而成名者寥寥無幾。蓋佛蘭西學之於我國需用之所不多故也。英語非獨行於我國。實廣行於世界者。汝先讀英書作英文。庶幾得爲世界之人。」先生日課予以漢籍。使別就師讀英書。且命多作文。曰：「昔者東坡極力學孟子之文。而至於孟子以外別成一家。始得不朽。文士之苦心。實在於脫古人範圍。自出新機。軸汝之文學。予之文似余之文。將

不能出余以上矣。不可不知一鳴呼。何其懇篤。明是乎而予魯鈍學業於今遲遲不成。不知何日能副先生之望。先生初應政府之囑。所譯政法之書甚多。但未必盡行公行。今其譯著之發售者。以予所知。有左之數種。

畜賓威爾道德大原論

維氏美學

盧騷民約論

理學沿革史

理學鉤玄

革命前佛蘭西二世紀事

第五章 文士

三醉人經綸問答

平民之醒目

憂世慨言

選舉人之醒目

四民之醒目

一年有半

續一年有半

道德大原論維氏美學理學沿革史應文部之囑而譯者盧騷民約論發行於佛學塾其文皆極自在絕無斧鑿之痕有令人嘆服不措者。

革命前佛蘭西二世紀事一書先生以得意之筆寫得意之事蒼勁跌宕直欲摩史記之壘先生叙事之妙實存此篇

三醉人經綸問答一書先生自評曰「是一時遊戲所作未脫稚氣不足觀也雖然以予對之其揮洒從橫不經意之處轉足發露先生之天才而有餘而使先生之人物思想本領并時而活躍者莫如此書至其寸鐵殺人之警句冷罵入骨之妙語相踵紙上幾使人眩目平民之目醒爲自由黨隆盛之時以平易之文學鼓吹自由民權者雖眇乎一小冊而其所感化甚大凡先生譯著各書中除一年有半續一年有半外其出版之類以此書爲最多

選舉人之醒目係明治二十三年始行總選舉之前所載筆實先生

健康時最後之著作也。論代議制之本義與其利弊之所在。以極飄逸之文述極真面目之事。所謂奇趣橫生者。

理學鈞玄一書。出版已久。近又附刊於續一年有半之後。世人所熟睹不俟喋喋也。

先生譯著各書。議論文。章皆冠絕當代。而其出版之類。每不甚多。及一年有半之出也。頓使洛陽紙價增高。十倍。德富蘇峯評之曰。『吾明治之社會。對於著者。不可謂恩薄。』是言也。予實不解。夫能震動學士社會。如彼者。唯以其爲絕筆之作。忽然惹起社會之好奇心。故也。而何恩薄。不恩薄之有哉。

先生夙以是類之書爲不足稱者。曾言曰。『余從來所作。不過古人。』

之糟粕會未有所創見。余實恥之。雖然人生有限。真個雄篇大作。豈易多得乎。但得逸出古人範圍。自出新機軸者。有一即足不朽。余將期之於他日。

先生所謂期於他日者。即其哲學之組織是也。而貧乏不許之健康。不許之時間。不許之其費。五年十年之歲月。資千萬卷之圖書。所欲組織之哲學。僅於無神無靈魂（即續一年有半）一篇現其鱗片而已。不其悲夫。

先生又善書畫。書學羲之。真卿。而別具一家之妙。畫學芥子園。畫譜。尤有脫俗之趣。

第六章 人物

明治二十六年之夏先生既禁酒每夜晚餐之後與家人踞椽側論古今談風月或步庭中納涼常至晚九時十時之頃

先生平生愛夜色曰「夜雅晝俗也月雅日俗也凡陰雅陽俗也人生時莫俗死時莫雅予多年思晝時一家皆睡臥至黃昏始起三次之飲食亦於夜中或散步或門談經二三句作妙文以記之興趣當極多」先生誠多感多恨之詩人也

一夜乘明月步庭園樹林蒼鬱而黑池水瀾灩而白先生俯仰者久之顧予曰「余對此景每想起杜甫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句」絕唱哉

先生之論詩也必稱杜甫醉常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

襟之句。至於李白。即曰「彼誠千古之一人也。而不如少陵之真氣。測測動人。少陵慷慨之忠臣也。太白無賴之醉漢而已。」

先生之愛杜詩。非獨愛其詩。實拳拳於其人物之高。而所以拳拳於其人物之高者。實欲爲第二之少陵故也。

先生之飄逸放縱。被酒罵世。自皮相觀之。頗有太白之遺風。雖然。其一生凜乎有操守。有血性。有慷慨之節。宛然少陵其人。也。而玩味其文。冷嘲熱罵之間。自藏至誠。至忠之痛淚。而蒼涼沈鬱。邦人欲泣者。非宛然散文的杜詩乎。而其身世。亦軼軻潦倒。宛然一明治少陵其人。要而言之。先生之爲人。非太白而少陵也。非司馬徽而諸葛亮也。非本佐多渡而真田幸村也。予嘗曰「佛國革命千古之偉業也。雖

然予不堪其慘。先生曰：「然予革命黨也。然使予親見當時路易十六世之上絞頸臺，予必撞倒創手抱王而道。」以此一語亦可推知先生之多血多感而有不忍人之心矣。

雖然先生之敗也亦此之故。先生多血多感，喜直情徑行而惡迂迴曲折，喜義理明白而惡曖昧模稜，喜果決而惡因循，喜簡易而惡繁褥，喜澹泊而惡執拗，直言無忌，敢爲不憚，以欲現實其理想之故。而與社會激鬪，乃敗于革命家，敗于政事家，敗於商人，至文壇亦無容先生之餘地。

嗚呼，先生多血之人耳，多感之人耳，非仙人，非畸人，非狂人，德富蘇峯評一年有半之文，又有曰：「著者之品格高，人物可愛，約而言之。」

著者眞面目之人也。常識之人也。爲夫愛其妻。爲父慈其子。爲友忠其所交之人也。但皮下血熱。眼底淚多。腹似黑而實。白面似厚而實。薄以不堪。觸濁世風波之身。強欲凌之而不克。時或假酒假奇言異行。以自排與世不相容之悶而已。而世往往以假爲眞。至視君爲奇人。是豈君之知己哉。蓋知言也。

先生之假酒假奇言異行而排悶也。誠有如德富之言者。但酒有醉時。有醒時。至於身漸老。氣漸衰。又知自然之可愛。禁酒慎行。一向於自然。家庭道義等而求樂地。亦人之恆情也。不觀先生晚年之持身乎。安命樂貧。處流離顛沛之餘。曾不怨天不尤人。悠然晏然。自適於榮辱之外。達觀於死生之表。夫豈尋常人所可及哉。古人有言「節

義傲青雲文章高白雪然若不以節義淘溶之徒爲血氣之私技能之末而已」先生雖多感多血然非徒逞血氣之私技能之末者可比彼蓋以德性自陶溶之以保其真全其道者也

先生一年有半起稿之前予曾勸其著自傳先生晒曰「一寒儒之生涯有何事功之足傳乎且夫艸自傳勢不得不暴露故人之秘密如彼盧騷無忌憚之甚者予之所不能忍也」予服其謙遜而厚於人情不敢強請

嗚呼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勞自古然也以先生之才之識一生不遇而老且死者不足見其人品之高而志向之遠耶

第七章 末期

「殘燈吹燄已涼月半窓明病客夢方覺陰虫三五鳴」西風終夜壓庭區落葉撲窓似客呼夢覺尋思時一笑病魔雖有兆民無」此兆民先生死期前一月有半病中之詩也展讀數四不勝悽愴爰次其後詩之韻作蕪詩云「卅年罵倒此塵區生死頭岸仍大呼意氣文章留萬古自今誰道兆民無」先生遂以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歿于小石川武島町自邸享年五十有五自受餘命一年有半之宣告未九月而遽然萎化國中知與不知莫不悼惜哀哉

先是先生在泉州堺著一年有半次歸京著續一年有半事詳此二書中世人之所熟知也十月續一年有半刻成先生苦痛益劇屢書

於石盤曰。吾今一無欲望。一無執着。但欲死之速。且與其長苦痛。不如別爲計。」

入十一月。欲樂臨他。以慰苦痛。乃在臥褥上。揮洒雲烟。所書之楮。縑。皆頌於故舊。以爲別。笑曰。我取人生萬事。一切放擲之。惟文雅之樂。於今不意可謂奇。

至十一月下旬。疾益篤。頭腦昏昏。時不能別夢與覺。筆談之文字。每至顛倒。或竟有不成畫者。至十二月十三日午後。遂溘焉。

翌十四日午後。親戚淺川範彥。葛岡信虎。友人小島龍太郎。門人初見八郎。原田十衛諸君。送先生遺骸於大學病院。付解剖。予亦往从之。岡田博士先向參觀。諸生皆說。明次山極博士。執刀自喉。

頭割至臍下。予未知人體解剖之狀。一見悚然。掩面少頃。剪肋骨出。肺胃。檢咽喉。砉然嚮然。如庖丁之解牛。

是夕歛遺骸於棺中。諸君抱其頭。予拱其兩足。四圍男女數十人。歎歎之聲。滿室內。予亦不禁涕淚滂沱。趨入暗室。慟哭者久之。

越二日。行葬儀於青山。從先生遺教。不用一切宗教。上儀式。始爲板垣退助君朗讀弔文。次大石正巳君演說。次他二三諸君朗讀弔文。輓詩與追悼之詞。畢。致敬禮於柩前而散。此日會者五百餘名。

嗚呼。兆民先生。今也則亡。古人云「雲烟香火千載遍于華夷。坡壑姓名至今口于婦孺。意氣精神不可磨滅」。夫惟意氣精神不可磨滅。故先生雖死。猶如生。

蓋聞千仞廬山峯巒岡嶺之體勢各不相同偉人傑士之多而
亦同之寫之豈能盡寫乎惟余所見之兆民先生實如此乎
之兆民先生實如此明治三十五年四月末日記。

癸卯六月二十三日印刷
癸卯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定價大洋兩角

編輯者 無錫黃以仁

發行者 國學社

印刷人 野口安治

日本東京市小石川區指ヶ谷町百廿三番地

印刷所 翔鸞

中國上海四馬路

總經售所 明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6881B

